

◆唐玉霞专栏

我的鲁迅

唐玉霞



唐玉霞，供职于芜湖传媒中心，高级编辑。芜湖市评论家协会主席。出版有《城人之美》《悠然岁时》《千古红颜》《回味：低头思故乡》《陌上芙蓉开正好》等散文随笔集。

鲁迅，是个渐行渐远的名字，也是个越来越模糊的象征。时间的灰尘，掩盖了曾经的光芒，但是，是不是这样更加真实？真实的鲁迅，不是镀金的。

我们这个年纪，接触鲁迅很早，触摸的也是他的童年，抒情气质的鲁迅。记得二十多年前，在运漕中学，学校清理图书室，英语老师分到一摞鲁迅的著作，他的宿舍就在我们班隔壁。他嫌图书室的书有霉味儿，摊在门口晒太阳。我们翻看封面朴拙的《野草》《且介亭杂文集》《彷徨》，接触到《闰土》《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之外的，一个又冷又硬又锐利的鲁迅。

虽然只能浮游字面。锋利的文字闪电般划开年少的柔软，像一根钉子，深深楔进大脑。几十年过去了，钉子依然在那里。我很庆幸在饥渴的年龄里阅读了鲁迅，因为我希望我的思想里有铁质。

一年又一年，时间的风呼啸而过，卷走一些留下一些，鲁迅依然是经久不息的话题，他的妻子，他的儿子，他的孙子，他的婚姻他的朋友，是舆论永久的关注，但是关于鲁迅本身，却没有多少新鲜内容。一方面，他像汉白玉一样被剔除了多余部分，契合雕塑者的创作意图；另一方

面，人们不能走近他，盘旋在他周围，寻找蛛丝马迹，仿佛印证了什么，其实什么也证实不了。王小波说，对于一位知识分子来说，成为思维的精英，比成为道德的精英更为重要。多年来，我们对一个人的要求，他首先要道德的精英。而道德的精英，通常是被粉饰的，通常经不起风吹雨打。

前几年我读陈丹青的笑谈大先生，读林贤治的一个人的爱与死，读现代知识分子的茫然与虚空。应该说苦痛，可是苦痛吗？像鲁迅那样深刻地苦痛？在黑夜试图举起火把的火炬以寻求？我想鲁迅的苦痛负荷太深太重，不知道有多少知识分子能够担当得起这个词。

我们最熟悉鲁迅的一句话是，世上本无所谓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这是句很乐观的话，也很倔强。但是路会走向哪里？夜是黑的，鲁迅一生所叙说的，都是中国的黑夜，他一生所跋涉的都是没有未来没有天堂的黑夜的路，对于现存世界的绝望，对于现存世界的憎恶，他犀利地反抗绝望地救赎，像匕首和投枪，他将自己定格成寒凝大地的暗夜里，通宵不眠的守夜人。对于麻木的世界而言，也许清醒的他最冷。

注定，鲁迅受人非议诟病最多，但是不得不

承认，他仍然是最勇敢的人，最真诚的人，最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最一往无前的战士，一直走在前面的人。

我不能写出鲁迅的万一。我记得的鲁迅，是那个在百草园吃桑葚的天真的孩子；是对许广平说，爱是好的，可是不敢的卑微的爱人；是兄弟阋于墙的无奈的兄长。有句烂俗的话，一千个人眼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知道这一千个哈姆雷特里有没有一个是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就像我们一再讨论喋喋不休的鲁迅，是不是真正的鲁迅。

有时候会想起鲁迅，只是有时候而已。如果时时刻刻都想到鲁迅，想到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想到那些匕首投枪以及责任，会觉得沉重与自责，压抑得无法喘息的沉重与浓烈的血迹淋漓的自责；但是如果完全忘却了鲁迅，一如深陷在泥沼，沉坠在深渊，有一种绝望与悲凉。所以，我想我愿意有时候想到鲁迅，一如在途中看到遥远的灯塔，在千万年的幽闭中看到星光。遥远的温暖与光明，是希望，也是指引，指引我们的倦怠滞留麻木。未必能够让我们走出，但是要看到来，相信有未来。

钉子在那个瞬间隐隐作痛，痛，是一种安慰。

◆信笔扬尘

返校旅途

丁杰成

“江汉”号客轮缓缓驶出安庆港，已是子夜时分。

返校旅途，总是充满着对亲情的依恋，也伴随着跋涉的艰辛。家乡地处大别山余脉的丘陵地带，交通极不便利。每次开学返校，都要沿着斗折蛇行的羊肠小道步行几十里，在高河埠乘车到安庆，再在安庆坐船顺流东下到池州；舟车劳顿，差不多是一天一夜的行程。

昨天是元宵宵节，吃完汤圆，我开始收拾书籍与生活用品，做着开学的准备。母亲把浆洗干净，缝补整齐的几件衣服放在我的床头，一手端着煤油灯一手不停地擦拭着眼角，叮嘱我在学校要听老师的话，要和同学们好好相处不要吵架，天气冷了要记得添件衣裳，一放暑假就赶紧回家……听着母亲的絮絮叨叨，孟郊的《游子吟》立刻在我心头回荡：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天刚蒙蒙亮，母亲就起了床，先到我的房间掖了掖我的被子摸了摸我的脸，就为我准备早饭。当我狼吞虎咽吃早餐的时候，母亲就站在旁边爱怜地看着我叮嘱我慢慢吃别噎着，父亲用旱烟枪敲打着板凳腿不高兴地对母亲说，说儿子都上大学了，还老母鸡一样护着崽。母亲流着眼泪偏着脸顶撞父亲，说大学生也是我的儿啊！

客车破旧，过道上站满了人，慢慢悠悠行驶到安庆，太阳已偏西了。出站门，沿菱湖南路跑到江边候船室，大厅里的挂钟不紧不慢敲了五下。就在我准备掏钱买船票时，沁出的汗水竟沿着瘦削的脸颊流向颈项，后背也冷汗涔涔——母亲给我的零花钱和上学期结余的饭菜票不翼而飞了。钱和结余的饭菜票虽然不多，于我来说，却是巨款，那是我半年内买肥皂、牙膏和理发用的费用，还关系着这一学期红烧肉的光泽、粉蒸肉的芳香和烧鱼块的辛辣。

人生地疏，举目无亲，就在我绝望得落泪时，一位亭亭玉立、面容娇美且浑身洋溢着青春气息的女孩子走到我身边，疑惑不解地看着我，轻声问我怎么啦？我泪眼朦胧地看着她，仔细端详，原来是我的校友，隔壁班的女生。我把遭遇告诉了她，她立刻安慰我不要难过，掏出两元钱塞进我手里让我买票，说明天再匀一些饭菜票给我，还幽默地说她正为没有熟人陪伴坐船犯愁呢，还说从码头到学校有几公里的夜路，现在终于有了保镖……几句话使我如沐春风，刚刚的忧愁与烦恼顿时烟消云散，仿佛有绝处逢生的感觉。我长长舒了一口气。

买了船票，我帮她提着行李，踏着栈桥朝客轮走去。人流如潮，拥挤不堪，我们跨进五等舱的舷门，发现整个船舱的座位上已坐满了从上游码头到学校的旅客，就连厕所门口的一块空地，也横卧着两个卖鱼的小贩。浑浊的空气里，充斥着烟味、汗臭味、鱼腥味，还有从厕所里散发出来的臭味，令人作呕。不得已，我们从五等舱里拾级而上，走到船首的一处甲板上。

明月中天，清辉四溢，初春的江面泛着粼粼波光，江堤内侧的杨柳树黑黝黝一片，站在船上凝神望去，像流动的云；远处江面弥漫着淡淡的雾霭，灯塔明灭闪烁，指引着客轮的航向；岸边三五盏渔火，光亮里透着温馨柔和，也许，明天的鱼市上就有渔家响亮的吆喝声。

甲板上有几对恋人搂在一起窃窃私语，我和她有些不适应，拘谨地站在栏杆边，眼睛看着前方。我一再对她表示感谢，说写信告诉家里让我寄点钱，收到钱立马还她。她爽朗地笑着，笑话我一个男生怎么婆婆妈妈的，说同学之间有困难能袖手旁观？她性情豪爽热情大方，告诉我她的家在桐城，父兄都在安庆一家老字号公司上班，如今父亲退休了，家里有母亲、弟弟和妹妹。谈着谈着，客轮顺流而下，很快就到了江南的池州港。我的内心，却希望客轮慢些航行，水路再长一些……

弃船上岸，行人寥寥，路灯昏黄。我们沿着坑坑洼洼的长江路走向学校，影子一会儿长一会儿短，一会儿两个人的影子重叠成一个。走到青枫岭上，夜风拂面，一片寂静。她驻足仰着脸问我饿不饿，我点点头，她立即从袋里抓出一把蚕豆递给我。我的两只手都提着行李，示意她把蚕豆塞我大衣袋里，她迟疑了片刻才怯怯地塞进去，随手接过了我的行李。我们一边走一边吃着蚕豆，走到校园，明月西斜，月光透过樟树疏朗的枝叶照在水泥地上，像跳动的精灵……

◆亲历者说

勇者无惧

陈燕

3月初，奥密克戎变异株在上海突然爆发，其传播速度之快，隐匿性之强远超我们既往认知。极短时间内，上海市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的数字不断激增，并外溢到外省市，一场疫情“阻击战”迫在眉睫。

因为有支援六安、安庆的抗疫经验，在接到奔赴上海抗疫的紧急通知时，我并没有太大的情绪波动，但担忧还是难免，各种信息告诉我，上海这次疫情形势更复杂、传播的病毒更狡猾。面对家人的关切询问，我表现得轻松，唯有如此，家人才能稍稍安心，我才能轻装上阵。就这样，3月31日，我们小分队凌晨五点在县卫健委集合完毕，匆匆踏上上海抗疫的征程。我内心久久不能平静，感觉到即将面临的是一场硬战、苦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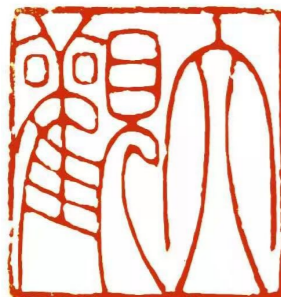
抵达目的地已是傍晚时分，高楼大厦、万家灯火，风很柔，夜依然很美，只是大街小巷看不到一个人影。住下后，队里再次组织了防护知识和技能培训。无法顾及内心的惶恐和紧张，当护目镜和防护服包裹起身体的一刹那，职业的使命感让我忘却了所有焦虑和担忧，只想着快点去执行任务，与时间赛跑，尽快遏制住肆虐的病毒。

采样的第一天早晨，气温还很低，密不透风的防护服下的衣服穿多了，很快湿透，夜晚工作结束，脱掉防护服后，冷风一吹，有点受凉了。领队知道后，立即给我准备了感冒消炎药，第二天出任务时，她坚持不让我去一线。众人都劝我：“今天去的是封控区，风险不小，我们必须保证自身安全，这既是对自己负责，更是对抗疫负责，你这个时候抵抗力差，别去了，在车上等我们回来。”那天队友们从早上5点出发，一直忙到傍晚6点多才结束。我们小分队25个人，一直在上海，但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团结。每天，我们完成当天的工作便可以安心入睡，但领队还要等待上级临时下达完第二天的任务后才敢休息。每天清晨，她挨个给我们敲响门铃；每次出发前，她都会千叮咛万嘱咐……

记得一次采集核酸时，有位头发花白的老爷爷问我：“姑娘，你是安徽安庆的啊？谢谢你，你们太辛苦了。”我说：“爷爷，不辛苦，要感谢您配合我们的工作才是。”老爷爷眼含热泪向我深深鞠了一躬。这一刻，我深深觉得自己职业的神圣和光荣。能在群众需要我们的时候，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我很自豪！在疫情面前，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勇士，不惧风险，不畏艰辛，无怨无悔！

4月10日，援沪的第十一天，因防疫工作需要，我们小分队五点出发，奔赴抗疫一线。记不清这是第几个早起了，这是炎热的一天，密不透风的防护服里全是蒸腾的热气，衣服很快被汗水浸湿，大家自娱自乐，说这是自带“汗蒸房”。即便起雾的防护面罩让我们眼前有点朦胧，即便厚厚的防护口罩让我们呼吸不畅，大家仍坚持在核酸采样的第一线。

特殊时期，无论医护、警察、志愿者、外卖小哥，还是部署工作的指挥者，大家都在各自岗位上尽职尽责，默默奉献。同时，我们也收到了许多同事及亲朋好友的鼓励和关爱。此刻，我和我的队友们会尽心竭力守护在防疫一线，守护在群众身边。疫病，终将被众志成城的风吹散。



◆史海泛舟

涑流河上的无名桥

张庆

淘到一本线装册子，其中一篇短文题为“桥引”，说：“吾潜县治，东有支河一道，即县志所载涑流河。其上数里许，曰操家河，在古来沟下势，居皖水上流，地通潜孔道，随时有水，自古无桥。”

涑流河发源于潜山三妙乡，是皖水支流。而皖水是皖河的支流，皖河又是长江的支流。这条支流的支流的支流，放在全国的山川河流中，渺小到可以忽略不计。不过名字倒有几个，除了涑流河，还有涑流河、珠琳河等多种叫法。2011年，孔雀东南飞传说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李智海先生写过一篇《我的涑流河》，六年后，李智海先生又撰《在旧志书中寻访珠琳河和小吏港》一文，参照不同时期的怀宁县志，采信怀宁县民政局的官方认证，将涑流河改称珠琳河。

“桥引”有“吾潜县治”之说，由此初判作者当为潜山人。李智海先生从怀宁县志入手，我则搬来一摞潜山县志。康熙十四年《安庆府潜山县志》疆域卷玉照乡一段，有珠琳河之载，称时有水患；乾隆四十六年《潜山县志》舆地志山川一节，有乾隆五年，耆民阮庆士在县东十五里阮家店，捐修珠琳河桥之载；而民国九年的《潜山县志》，载明“涑流河由大土地庙前流入怀宁境”。康熙志、乾隆志均称珠琳河，只有民国九年的《潜山县志》著录涑流河，看来，“桥引”提及的县志，是民国九年的《潜山县志》。

不同时期的潜山县志，无论在疆域地理，还是在山川津桥，或言珠琳河或言涑流河，均未提及涑流河。而怀宁县民政局官方认证的涑流河，典出何处呢？

李智海先生所引道光五年《怀宁县志》，在山川一节记载：“后河至小吏港又分为二，前为青山

河，后为淮河。青山河由青山渡、柳林渡之东折于淮河，所受皆潜邑诸水。淮河初不名淮河，由小吏港东过广济桥、珠流河、白洋湖诸水注之；”在水利一节又载：“官桥堰在王家坂引珠流河，灌田数千亩。”光绪七年的《重修安徽通志》、民国二十三年的《安徽通志稿》，一致引用了道光五年《怀宁县志》的珠流河。桐城、潜山、望江、太湖、宿松皆为安庆的附属，而怀宁一邑既是附属又是附郭。可能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吧，珠流河搭上了附郭的顺风车，由怀宁县志一下子跃入了安徽省志的志书、志稿。

年前，安庆方志办汪惠民老师，约我和安庆师范大学汪祥民、汪长林、王永环教授小聚。三位教授主持过天顺六年《直隶安庆郡志》、嘉靖三十三年《安庆府志》、康熙六十年《安庆府志》、道光七年《桐城续修志》、道光八年《宿松县志》的编辑点校，成果斐然。通过三位教授和汪惠民老师的点拨，我利用春节假期，由潜山、怀宁县志，上溯到安庆的郡志和府志。

天顺六年《直隶安庆郡志》桥梁一节载：“珠流桥，去治西南一百四十里。”安庆府西南一百四十里，在望江华阳一带。显然，西南一说存疑。如果把西南一百四十里换成西北一百四十里，正好是涑流河的发源地潜山三妙一带，而涑流河上有涑流桥，就顺理成章了。不过，这只是我一厢情愿的猜想。

嘉靖三十三年《安庆府志》，既无涑流河，也未提珠流河，倒是在桥梁一节，提及一座去城北十八里的珠琳桥。去城北十八里，是集贤关、石门湖一带，和皖水、皖河无涉。倘去城北八十里，倒有珠琳河和皖水交汇的可能；倘去城北十八里，确有一座珠琳桥，那么

◆风雅颂

高云方的诗

如同一个词

野寨的眼睛里起了雾
如同忧郁这个词
乌桕树只剩下白籽
田野只剩下稻茬
余公禅寺只剩下一炉香
酱红色的建筑，像一艘停泊的船
河畔荒草萋萋
缓缓走过的路径，如同回忆这个词
曾经开满格桑花的土地，柔软潮湿
消弭了我全部的足音

西河日暮

忍住心里的波涛汹涌
抚摸黑色鹅卵石
用手指，爱一条更久远的河流
潜河岸边，我如同空旷这个词
镜子悬于高枝
先是乌桕树，后是马尾松
枫红，蜡梅，都是美的
另有一棵，风拔光它的羽毛
已然难以辨识

镜子来到我的头顶
无声无息，意欲自我观照之处
镜子总在那里，高深莫测
明亮地呼吸，微笑

想起一面碎了
和里面变形的脸
唯有更破碎一些才能救赎

不停地，我向水面扔着石头
看那些影子迅速裂开
又马上愈合